

清风正气歌

渡江之问

■ 萧 润

大战前夜，江风轻拂，万籁俱寂。
1949年4月20日18时，人民解放军兵锋直指江南，发起渡江战役。
翘首眺望对岸的千军万马中，第30军文工团团长沙胡士平给家中的弟弟写下了一封战地家书：“现在我想问你，咱家门前的大路是否也有解放军过？你和妈妈在门前看队伍吗？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在那样长行列里找出你的哥哥、妈妈的儿子呢？”
这是一名军人用接连设问的形式，向亲人表达心中对胜利的盼望和喜悦。
与此同时，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上千里的长江战线上，数以万计的风帆，从茫茫芦苇荡纵横交错的江汉里悄然升起。苏北、皖北2万多船工驾船满载解放军官兵，待命出征。
后来，退败台湾的国民党军满腹疑云，他们从1949年3月就开始封江，将江边渡船砸毁、拆毁、烧毁，洗劫一空，滚滚长江上一艘小船都看不见。于是，他们“国防部”的“作战检讨”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反思”——解放军渡江的船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这么多帆船？此前都藏在什么地方？
这3个问号，与前面胡团长家书中的3个问号相映成趣，力量的源泉、民心的向背，胜利的笃定、失败的沮丧，都

跃然纸上。
滚滚长江东逝水，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摧枯拉朽，是因为淮海战役人民群众支前的“小推车”，一直推到了长江边上，变成了解放大军渡江的舟楫橈橹。
2020年8月，巢湖之滨。习主席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信哉斯言，诚哉斯言！当年，仅安徽无为、宿松、怀宁3个县就分别有2000多名船工参战，有的父子、兄弟齐上船，运送大军过江。渡船出发前，不少船工穿上“老衣”——老衣，是按当地风俗为去世的人穿上的衣服，船工们是抱着誓死的决心，运送解放军“打过长江去”！
国民党军在那3个沮丧的问号中，只看到了“船”，却没有看到“人”。
就在这个晚上，14岁的马毛姐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小棉袄，跳上木船。她掌舵，哥哥划桨，从无为的长江边出发送解放军渡江。敌人的子弹雨点般袭来，打烂了船帆，从马毛姐右臂穿过。她忍着伤痛，拼尽全力稳住船舵，整晚横渡长江6趟，把3批解放军送上南岸。
如今，安徽博物院展陈着一件褪色

的小棉袄，正是马毛姐渡江时身穿的那件。有的参观者凝视它许久，问讲解员：一个14岁的小姑娘，为何能如此勇敢？胳膊负伤怎么还会有那么大的劲？马毛姐为什么那样信任解放军？
这又是3个问号。其实，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问题又远远不止于此——在没有实行土改的江南地区，人民群众为什么很快拥护解放军？南京，国民党盘踞多年的“老巢”，为什么市民那样期盼解放军赶快渡江？解放军为什么渡江之后进展神速，风卷残云？
“只有共产党、解放军关心穷人！”“把解放军送过江，江对岸的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直到今天，90岁的马毛姐回答依然质朴如初。
她为什么那么勇敢？是因为她知道，那时渡江部队规定，船上战士要用身体围成圈，将船工护住。她更知道一个当年在长江北岸广为流传的佳话——解放军的马信，在饲养战马时会将树包扎起来，以免马啃坏老百姓的树木……
渡江战役老战士李剑锋时常回忆起解放南京时，自己走进“总统府”的情景：“当时我坐在蒋介石的办公椅上，说了一句感想——不管你官多大、位多高、权多重、兵多广，只要没有老百姓，一切都要完蛋！”

“我们野战军进城，不能撒野！”渡江战役纪念馆里，还保存有这样一件文物：标题上的“命令”二字粗黑醒目，正文中的“入城三大公约”“入城十项守则”更是一目了然。守则的最后还备注道：全军所有人员每人一份。
入城公约及守则在上报党中央后，毛泽东主席批复了8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于是，才有了震古烁今的一幕——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早起的老百姓推开家门时，眼前看到的是狭窄的街道两旁，睡满了前一夜入城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坐着，有的半躺着，有的身下只垫了一层薄薄的麻袋片……目睹这一幕，很多“老上海”感慨：“蒋介石，再也回不来了！”
这些话放到今天，依然引人深思。当年江南人民是用眼睛看到、亲身感受到的景象，来比较两个政党、两个队伍，用当时南京老百姓的话说：解放军进城，天亮了！
渡江之问，头衔尾接，连绵不绝。从南湖上的一叶轻舟到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们的先辈创造了举世传奇。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前仍有数不清的大江大河。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高扬起今天的渡江之帆！



渡江战役（油画）

雷洪连 雷洋作

骑兵的骨头

■ 文 明 方方伟

五月，致青春

■ 雪 林

五月 草色连绵
每一滴晨露
都藏匿一颗星辰
每一株树
都相信自己能抵达天空
这个季节
适合谈论旭日与朝霞
远方没有那么遥远
梦想为我们插上翅膀

内心的豪情 如火炬
如旭日 如激流
清澈的年华
崭新而明亮
眼神里
没有丝毫的畏惧
军旅岁月
定义了青春的开端
人生意义
还要靠我们自己赋予

保持生长的姿态
满怀希望
昂扬向上
热情
还在脉管里澎湃
经过淬炼的青春
回应着山河和边关的期待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高原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3月的玉树，寒风依旧如刀，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银光，像一柄出鞘的利剑，直插苍穹。
第76集团军某旅一场建制连考核举行在即，该旅玉树独立骑兵连官兵正在训练场上加紧训练。指导员康鹏举站在场边，手中的考核名单被寒风吹得哗哗作响。他把中士李星良从训练的队伍里叫到自己身旁，目光在他的右腿上停留了片刻，说：“星良，这次考核你别参加了，身体要紧。”
“不，指导员，我必须参加。”李星良的声音很轻，却像马蹄踏在冻土上一样坚定，“这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大考了。”
再过几个月，李星良就要退伍了。这名倔强的骑兵，想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康鹏举望着李星良的眼睛，喉结微微滚动着，似乎还想说点什么。
李星良于2020年9月入伍，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入伍后，李星良刻苦训练，成绩优异。但在不久前的一次骑术训练中，因战马受惊，他不慎从马背上跌落，右腿负伤。虽然经过精心治疗，但在进行高强度训练时仍会隐隐作痛，医生建议他避免剧烈运动。从那以后，李星良很少再参加

400米障碍训练。
“您放心吧，我身体里可是长着骑兵的骨头呢！还有两个星期考核，我心里有数。”李星良看着指导员，目光格外坚定。
康鹏举让步了：“我同意你参加考核，但是适可而止，不必过分强求。”
玉树独立骑兵连进驻高原70多年来，一代代骑兵在高原的风雪里摔打，在马背的颠簸中磨砺，在一次次急难险重的任务中淬炼。每年新兵下连，老兵们都会告诉他们：“骑兵就是要不断向前冲锋，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每名骑兵都要长出骑兵的骨头。”入伍以来，老兵们的话语时常在李星良的耳边回响。
李星良又一次站在了400米障碍训练场上，起跑、跨越、攀爬……他感觉每一个动作都像生锈的齿轮转动那般艰涩。第一趟下来，他用时5分20秒。李星良沮丧地坐在终点线旁，胸膛剧烈起伏，眼前的天空旋转着模糊成一片。
“不行就算了。”康鹏举蹲下身，声音里藏着心疼。
李星良咬着牙站起来，汗水顺着下颌滴在沙地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坑。一道聲音从他胸腔里迸出——“我能行！”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李星良把重心都放在400米障碍训练上，跑完一遍，歇一会儿又接着跑。休息时间，他还一个人钻进健身房加练。
李星良的坚持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战友。他们纷纷加入加练的队伍，连队

训练的热情也越发高涨。
考核的日子很快到了，400米障碍课目被安排在了下午。
午饭过后，天空突然阴沉下来。轮到李星良上场时，星星点点的雪花飘落。
随着考官一声令下，李星良迎着风雪，如箭般蹿了出去。跃过跨桩、跨过壕沟、跳过矮墙……他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前面几个障碍。在翻越高板跳台时，意外发生了。薄雪让木板滑得像抹了油，李星良一跃而起，手一滑，重重摔在地上。
场边的战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李星良快速起身，再次跃起，紧紧扣住板沿，翻了过去。紧接着，他冲过独木桥、翻越高板墙、爬过低姿网……返程时，李星良体力已经透支，他的右腿开始一阵阵地刺痛。
“加油！班长！”场边的新兵们红着眼眶呐喊。
终点线越来越清晰，李星良仿佛听见声声马蹄在耳边回响，那是骑兵的冲锋号角。
“骑兵的骨头……”他在心里默念着，用尽最后力气奔向终点。
“3分01秒——及格！”训练场上随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李星良望向为他鼓掌的年轻战友，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感动。他知道，“骑兵的骨头”已经种在了他们心里，就像当年老班长种在他心里一样。
高原的雪还在下，但春天已经悄悄来临了。

致敬我们的英雄

“高克勤，驰疆场，落敌手，满身伤。遭酷刑，志更刚，宁牺牲，不叛党。”
在江西省赣州军分区机关营区中，一座以“苏区精神”为主题的宣传长廊矗立于营门一侧。每日上下班经过时，我都会驻足凝视展板上的高克勤烈士简介——这24字诗行以凝练笔触勾勒出这位英烈的壮烈人生。正是以他为代表的无数革命先驱，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永载史册的苏区精神。
前不久，在于都县文武部和于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牵线下，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红色青春守护人”志愿者千里迢迢来到于都，为众多于都籍烈士画像。我心怀敬意跟随他们一起走进高克勤烈士的家乡于都县，渐渐触摸到一段有温度的历史，一个有温度的英雄。

于都县是一片浸透无数红军烈士鲜血的红土地。1926年冬、时年16岁的高克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八七会议”后，他迅速成长为于都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和战斗先锋。1929年9月，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不幸被捕，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仍坚守信仰，最终英勇就义，年仅19岁。革命精神在家族血脉中传承不息，他的父亲高得祥和弟弟高克俭也先后投身红军队伍，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后，于1935年相继壮烈牺牲。他们的英名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从于都县城驱车半小时，我们来到禾丰镇麻苧村。穿过数百米长的田埂，我们怀着崇敬走进禾丰农民协会旧址，两条醒目的大红标语首先映入眼帘——“世界被压迫的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把土地分给农民”。我仰望院子中央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脚戴镣铐、挥臂高呼的高克勤雕像，内心深受震撼，郑重地向雕像行了一个军礼。步入烈士祠——农民协会的办公场所，抚摸着斑驳的门窗、桌椅，我仿佛看见高克勤与战友秘密召开会议、策划暴动的情景。

禾丰圩边岗板上杂草丛生，这里是高克勤惨遭杀害的地方。被捕后，敌人将其五花大绑，施以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但他宁死不屈，不吐露半个字。敌人将其押回家乡，企图以亲情动摇他的信仰，逼迫他交出当地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名单，但他坚定地对乡亲们说：“乡亲们，别难过，你们要跟共产党走，为革命奋斗到底，我死了还会有千万个高克勤！”最终，一无所获的敌人丧心病狂地将他折磨致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脚趾夹笔写下“我为革命死，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誓言。这誓言穿越时空，至今仍震撼人心。

如今，在高克勤烈士牺牲地正对面矗立着禾丰初级中学。每天清晨，琅琅书声从教室传出，回荡在这片曾经战火纷飞的土地上。高克勤与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浇灌出的和平之花，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得愈发鲜艳。

随后，我们来到中坊村高克勤的玄孙高法宝家。听说志愿者将给自家3位烈士画像，高法宝兴奋得几天几夜没睡好，他和家人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精心准备了茶水和农家果子招待大家。高法宝不无心酸地告诉我：“3位亲人牺牲

英雄之光

■ 肖力民

后，在人间什么都没留下，我和家人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模样。”

为了还原烈士音容笑貌，3名志愿者认真倾听高家人的回忆、描述，根据高家人的长相，分别给3位烈士画像。历时两个多小时，3名志愿者分别创作出烈士的画像。

“当我拿起画笔，开始为高克勤烈士绘制时，每一笔都像是在与历史对话。绘制过程中资料的匮乏，曾让我难以精准捕捉烈士的容貌。仅有的模糊文字描述和回忆，无法完全展现他们鲜活的形象，细节的勾勒常常让我陷入苦思。”志愿者胡祝川动情地告诉我，“但正是这些困难，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历史的厚重与珍贵。这不仅仅是一次画像绘制，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追寻，从那些残缺不全的线索中拼凑出英雄的轮廓，让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重新鲜活地站在我们面前。”

端详着先辈的画像，高法宝格外激动。他欣慰地说：“我们终于看到了先辈当年英勇无畏的模样，衷心感谢志愿者！”

烈士精神一直激励着高家人。为传承先辈的革命精神，高法宝加入了于都县长征源宣讲团，经常深入乡村、学校宣讲先辈的革命故事。高法宝早些年在广东创业，先富起来的他热心投入村里的公益事业。2012年，他回乡创业，种植了大面积的油茶和脐橙，后又创办脐橙深加工公司，让60多名乡亲实现“家门口”就业，不仅解决了果农脐橙滞销的难题，还增加了乡亲的收入。

进入新时代，乘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东风，凭借区位和交通优势，于都这片红土地正以崭新的姿态向我们展示她的魅力；建成全国首批富硒产业发展优势区，开启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成为千亿产业集群，正朝着“时尚之都”大步迈进；走上了“体育+文旅”等融合发展之路，文旅产业出彩出圈……也许你会问，于都为什么这么耀眼？我觉得，那是因为英雄之光，一直在引领于都奔跑，跑出了“山乡巨变”，也跑出了幸福生活。

文学作品

长征

第 6443 期



扎根边疆（中国画）

陆千波作